

论时态与限定范畴

——以监利赣语的句末词“在”为例

刘 鸿 勇

提 要 湖北监利赣语的句末词“在”只能出现在表示静态持续意义的句子中。这些句子必须是根句或是带有时间状语的关系子句,不能出现在非限定子句中。句末“在”对谓语动词有两方面的语义要求。首先,谓语动词必须是主动词;其次,谓语表达的情景体必须是静态的、持续的、无终结点的。监利赣语的句末“在”既不是句末语气助词,也不是句末体貌助词,它是限定范畴的标记,具有说话者属性,可以通过引入说话者来锚定说话时间,帮助句子获得时间解读。

关键词 时态 限定范畴 监利赣语 句末词

○ 引 言

监利市位于湖北省江汉平原南端、洞庭湖北面。南枕长江,与湖南省岳阳市一桥相连;北与仙桃、潜江相邻;东与洪湖市隔湖相望;西与江陵、石首接壤。全市面积 3460 平方公里,总人口 150 万左右。由于监利处于长江干道北岸、鄂湘两省交界的地理位置,古往今来,监利成为西南官话、赣方言、湘方言接触交汇之处。容城镇是监利市的城关,位于监利市的中部。监利内部的方言并不统一,只有一部分属于赣语(谢留文 2006)。从音系特征来看,监利城关话具有赣语大通片的特点,例如古全浊声母清化逢塞音塞擦音无论平仄一律送气,古入声清浊无别。监利城关话是本文作者的母语。

虽然普通话中没有句末“在”的用法,但在许多方言中都有“在”做句末助词的用法,如宜都方言(李崇兴 1996)、武汉方言(汪国胜 1999)、合肥方言(王健 2006)、宿松方言(黄晓雪 2007)、廉江方言(林华勇 2011)、英山方言(项菊 2012)等。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句末“在”表达进行、持续的体貌意义或确认、肯定的语气。本文以监利城关话中的句末“在”为例,探讨汉语方言的时态和限定范畴。本文认为监利赣语中的句末“在”既不是句末语气助词,也不是句末体貌助词,它是限定范畴标记(finiteness marker),其语义功能是通过说话者所处的时空为句子提供时间参照。

一 监利赣语句末“在”的用法

监利赣语的句末“在”主要出现在以下三种表静态持续意义的句法格式中:

作者简介:刘鸿勇,男,湖北监利人,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博士,澳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,研究方向为汉藏语句法语义研究,电邮:hongyongliu@um.edu.mo。

1.1 格式 A: Subj. + V + 哒 + 在

在格式 A 中,动词后需要添加持续体标记“哒”。如果动词为静态动词,“哒”表示状态的持续。例如:

(1)a. 他躺哒在。他站着呢。

b. 他企哒在他站着呢。

如果动词为动作动词,那么“V 哒”表示动作完成之后的状态,而句末“在”表示主语正处于这种状态之中。例如:

(2)a. 车子停哒在。汽车停着呢。

b. 脑壳歪哒在。头歪着呢。

这类例句中的主语都是受事主语。例(2a)表达的是停车这个动作完成之后,汽车所处的状态。例(2b)表达的是歪头这个动作完成之后,头所处的状态。这种受事主语句中的动词,必须是自主动词,因为该结构的语义隐含了施事完成某个动作,即王健(2006)所说的存续体,不过本文依据大部分学者的做法,不区分持续体和存续体,将其统称为持续体。下面例(3)中的“停”和“疯”是非自主动词,句末“在”不能出现。

(3)a. 雨停哒(*在)。

b. 张三病哒(*在)。

例(3a)中的“停”和例(2a)中的“停”是不同的。一般情况下,无人能控制雨是停还是下,而生不生病也不是常人能自主控制的。例(3)中的主语都不是受事,只有删除句末“在”,句子才能成立,表达的是“雨停了”“张三病了”,此时的“哒”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句末“了”。也就是说,监利赣语的“哒”既可以表示非完成体/持续体(imperfective/durative),也可以表示完成体(perfective),还可以是句末表示状态变化的句末词(SFP of change of state)。这些功能从例(4)的两段对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。

(4)a. A: 车子停哒冒? 汽车停了没有?

b. A: 雨停冒? 雨停没有?

B: (车子)停哒哒。停了。

B: 停哒(*哒)。停了。

A: (车子)停哒好久哒? 停了多久了?

A: 么时间停的啊? 什么时候停的啊?

B: (车子)停哒五分钟哒。

B: 只不有个把小时哒。恐怕有一个多小时了。

例(4a)中,A 问 B 汽车停了没有,这时的“哒”是一个完成体标记。B 回答说汽车停了,动词后出现了两个“哒”,第一个“哒”是完成体标记,第二个“哒”是表示状态变化的句末“哒”。两个“哒”语音上完全一样,既没有变调,元音也没有弱化,都念作[ta³¹]。例(4b)中,A 问 B 雨停了没有,这种情况下,“雨”不是“停”的受事,“停”是非自主动词,无法与“哒”组合起来表达受事处于“停”这种状态中。问雨停了多久,一般使用“么时间停的啊?”这样的问句形式。

格式 A 对动词的及物性没有要求,动词可以是不及物动词,也可以是及物动词。出现在这种格式中的及物动词,只能是“守”“等”“听”“盯”这些能表示静态持续的动词,宾语可以省略,也可以经过话题化,成为句子的话题。例如:

(5)a. 他等哒(那个人)在。他等着(那个人)呢。

a'. [那个人]他等哒在。(那个人)他正等着呢。

b. 我一直听哒(你们讲的事情)在。

b'. [你们讲的事情]我一直听哒在。

c. 我盯哒(这件事)在,你不需要担心得。

c'. [这件事]我盯哒在,你不需要担心得。

d. 我看哒(炉子高头煨的汤)在。

d'. [炉子高头煨的汤]我看哒在。

1.2 格式 B: Subj. + 在 + 处所词 + V + 哒 + 在

这种格式可以看成是格式 A 的变体,区别在于格式 A 不表明状态在何地持续,格式 B 除了表状态持续之外,还表明状态在何处持续。该格式中的主语可以是受事,也可以是施事。比

如,下例(6)中主语为施事,当动词为及物动词时,宾语可以出现;例(7)中主语为受事。

(6)a. 他在门口企啞在。他在门口站着呢。b. 他在办公室里等啞(你)在。他在办公室等着(你)呢。

(7)a. 帽子在柜子里挂啞在。帽子挂在柜子里呢。b. 饭在锅里热啞在。饭在锅里热着呢。

1.3 格式 C: Subj. + V + 啞 + 处所词 + 在

在格式 C 中,处所词位于动态助词“啞”之后,句末“在”之前。这种格式基本上可以与格式 B 互相转换。例如:

(8)a. 他企啞门口在。

a'. 他在门口企啞在。

b. 帽子挂啞柜子里在。

b'. 帽子在柜子里挂啞在。

c. 饭热啞锅里在。

c'. 饭在锅里热啞在。

d. 他等啞办公室里在。

d'. 他在办公室里等啞在。

e. 衣服还泡啞桶里在。

e'. 衣服还在桶里泡啞在。

但当格式 B 中的动词带宾语时,格式 B 就不能转化为格式 C 了。例如:

(9)a. 他在办公室里等啞你在。

b. * 他等啞办公室里你在。

c. * 他等啞你办公室里在。

d. 他等啞你在。

例(9b)之所以不能说,是因为动词和宾语之间插入了处所短语,如果动词给处所短语赋格的话,那就无法再给宾语赋格了。例(9c)之所以不能说,是因为动词短语“等啞你”无法给处所短语赋格。要想让句子成立,要么去掉处所短语(如例 9d),要么在处所短语前加上介词“在”(如例 9a)。

综上所述,监利赣语句末“在”有三种用法,其中格式 A 是基本格式,只表示状态的持续;格式 B 和格式 C 除了表示状态的持续之外,还表示状态于何地持续^①。当动词不带宾语时,格式 B 和格式 C 之间可互相转化。

二 句末“在”的句法语义分析

2.1 监利赣语中“啞”的功能

徐丹(1994)在讨论汉语“动词+X+地点词”句型时,指出 X 成分“的”有标记动词“完成体”的功能。例如:

(10)a. 衣服晾(的)外头了。

b. 他把雨衣挂(的)门上了。

江蓝生(1994)认为北京话的 X 成分“的”源自静态的“着”和动态的“得”。在监利赣语中,静态和动态由不同的句末词表达。静态表达的是状态的持续,由句末“在”承担,而动态表达的是状态的改变,由句末“啞”承担。在例(11)中,如果没有句末词,光看“衣服晾啞外头”,是无法确定紧贴在动词后的“啞”到底是持续体标记,还是完成体标记的。

(11)a. 衣服晾啞外头在。衣服晾在外面呢。

b. 衣服晾啞外头啞。衣服晾在外面了。

与不同的句末词搭配,“啞”可以用来表达不同的体貌意义。例(11a)中“啞”标记的是持续体,而例(11b)中紧贴在动词后的“啞”标记的是完成体。动态助词“啞”标记的到底是完成体还是持续体完全视句末词而定。当句末词是表达状态变化的“啞”时,动态助词“啞”标记的是完成体;当句末词是表达状态持续的“在”时,动态助词“啞”标记的是持续体。动词助词“啞”与句末助词的搭配规律是:用来表达完成体的“啞”只能与句末词“啞”连用,用来表达持续体的“啞”只能与句末词“在”连用,如表 1 所示。

表 1 动态助词“咗”与句末词的搭配

	句末词“咗”	句末词“在”
完成体“咗”	✓	×
持续体“咗”	×	✓

2.2 监利赣语中作为限定范畴标记的句末“在”

监利赣语的句末“在”并不是表达陈述语气的语气词,因为它可以出现在疑问句中。监利赣语有两类是非疑问句。如果句子是完成体,通过句末加疑问语气词“冒[ma³³]”的方式构成是非疑问句;如果是持续体,则通过在动词前加“是不是”的方式构成是非疑问句。例如:

(12)a. 衣服是不是晾咗外头在? 衣服是不是在外面晾着?

b. 衣服晾咗外头冒? 衣服晾到外面去了没有?

虽然监利赣语的句末“在”表达状态持续的意义,但我们不能把它分析成现在时标记或持续体标记。首先,句末“在”可以和表示过去、现在、将来的时间词连用,因此,它不可能是用来确定时态特征值的时态标记。例如:

(13)a. 你现在把钱存咗哪里在?

b. 那幅画昨儿还挂咗墙高头在,今儿哪么就没得咗? 那幅画昨天还挂在墙上,今天怎么就没有了?

c. 你明儿早上开门,他肯定跼咗你的门口在。你明天早上开门,他肯定蹲在你的门口。

其次,句末“在”不可能是持续体标记。一个句子不可能同时出现两个持续体标记,一个在动词后,一个在句末^②。如果我们把例(14a)中的“挂咗”去掉,“那幅画刚刚还在这里在”就是一个不合乎语法的表达,句末“在”必须去掉,如例(14b)所示。如果句末“在”是用来表达持续体的标记,那么在例(14b)中,谓语“刚刚还在这里”后应该也能允准使用句末“在”。例(14b)不能使用句末“在”,说明句末“在”并不是用来表达持续体的体标记。

(14)a. 那幅画刚刚还在这里*(挂咗)在,哪么一下儿就找不到咗。怎么一会儿就不见了。

b. 那幅画刚刚还在这里(*在),哪么一下儿就找不到咗。

如果句末“在”既不是语气标记,也不是时体标记,那它到底是什么成分呢?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限定标记(finiteness marker)。Zhang(2019)发现普通话中的句末“了、呢、来着”都只能出现在限定子句中,无法出现在非限定子句,她认为这些句末词都是用来标记句子限定范畴(finiteness)的。从这些句末词的用法入手,Zhang(2019)指出汉语中存在限定子句和非限定子句的区别,限定子句具有说话者属性(speaker-oriented properties),非限定子句具有上一层子句属性(higher clause properties)。所谓的“说话者属性”是指句子通过引入说话者,利用说话者所处的时空特征为句子带来时间参照,并最终锚定句子的时态特征。所谓的“上一层子句属性”是指从句的时间解读需要借助主句的时态特征。

Zhang(2019)发现普通话中的句末“了”“呢”和“来着”除了可以出现在根句之外,还可以出现在“听说”类动词所带的宾语从句、主语从句、条件状语从句、原因状语从句中,但是不能出现在定语从句中。监利赣语的句末“在”有同样的分布。例如:

(15)a. 我听说[那幅画挂咗墙高头在]。

b. [房间一直空咗在]搞得他很烦。

c. [如果他在办公室等咗你在],你就赶紧过去。

d. [因为你的灯还亮咗在],所以我晓得你还没有睡。

但是,监利赣语句末“在”也不能出现在定语从句中。例如:

(16)a. 那幅画挂哒墙高头在。那幅画挂在墙上。

b. * 挂哒墙高头在的那幅画去哪里去哒?

c. 挂哒墙高头的那幅画去哪里去哒? 挂在墙上的那幅画去哪了?

d. 墙高头的那幅画去哪里去哒? 墙上的那幅画去哪了?

(17)a. 那两个苹果搁哒桌子高头在。那两个苹果放在桌上。

b. * 搁哒桌子高头在的那两个苹果烂哒。

c. 搁哒桌子高头的那两个苹果烂哒。放在桌上的那两个苹果烂掉了。

d. 桌子高头的那两个苹果烂哒。桌上的那两个苹果烂掉了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如果定语从句中出现了表示过去或者现在的时间状语,句子又合乎语法了,如例(18a)和例(18b)所示。

(18)a. 昨儿还挂哒墙高头在的那幅画去哪里去哒? 昨儿还挂在墙上的那幅画去哪了?

b. 这么时候还搁哒桌子高头在的那两个苹果烂哒。现在还放在桌上的那两个苹果烂掉了。

c. 昨儿还挂哒墙高头*(在)的那幅画去哪里去哒?

d. 这么时候还搁哒桌子高头*(在)的那两个苹果烂哒。

第三节将解释为什么句末“在”能出现在包含时间状语的定语从句中。例(18c)和例(18d)表明如果定语从句中有表示过去或者现在的时间状语,那么句末“在”是不能省略的,这也说明句末“在”并不是用来表达持续体的体标记,因为时间词的存现一般不会影响到体标记的存现。例如普通话“昨天还在墙上挂着的那幅画已经被别人收购了”,如果省略其中的时间词“昨天”,定语从句的时间解读发生了改变,但持续体标记“着”的使用并不会受到影响。

Zhang(2019)发现句末“了、呢、来着”不能出现在以下几种非限定的语境之中。我们发现监利赣语的句末“在”同样不能出现在这几种语境中。

第一,不能出现在控制动词所带的宾语从句中。例(19)说明普通话中的句末“呢”不能出现在“打算”类控制动词后的小句中。监利赣语的句末“在”亦是如此,如例(20)所示。

(19)a. 阿杰正在打算[明天中午在家等你]呢。 b. * 阿杰打算[明天中午在家等你呢]。

(20)a. 小杰打算[明儿中午在屋里等你]。 b. * 小杰打算[明儿中午在屋里等哒你在]。

第二,不能出现在道义情态词后,但可以出现在认知情态动词后。例(21)说明普通话中的句末“了”不能出现在“必须”后的小句中。监利赣语的句末“在”亦是如此,如例(22)所示。

(21)a. * 阿杰必须[明天中午就订好票了]。 b. 阿杰应该[明天中午就订好票了]。

(22)a. * 小杰必须[明儿中午在屋里等哒你在]。 b. 小杰应该[明儿中午在屋里等哒你在]。

Zhang(2019)认为“了、呢、来着”只能出现在限定子句中,而以上所列举的语境都是非限定子句。如何判断这几种语境都属于非限定子句呢?她给出了三个理由。首先,根据约束原则B,代词和其先行词不能出现在同一个子句。例如:

(23)a. John_i said that he_i likes Mary.

b. John_i believes him_{k/*i} to like Mary.

例(23a)中的代词 he 和 John 是出现在两个不同的限定子句中,因此可以同指,但例(23b)中的代词 him 不能指向 John,说明非限定子句无法形成子句边界,因此可以认为 him 和 John 出现在同一个子句中,根据约束原则B,两者不能同指。例(23)表明英语中无法形成子句边界的的就是非限定子句,能形成子句边界的就是限定子句。Zhang(2019)认为汉语的情况也是一样,不构成子句边界的的就是非限定子句。例如:

T-SIT 三者之间的关系,我们就可以判断一个句子的时体特征。例如:

(30) John worked yesterday.

TT: 昨天 TU: 现在 T-SIT: 约翰工作的时间

a. 过去时($TT < TU$): 昨天 < 现在

b. 完成体($T-SIT \subseteq TT$): 约翰工作的时间 \subseteq 昨天

对于汉语这类缺乏时态形态标记的语言来说,时间概念是如何表达的?对于这一问题,目前学界存在两派不同的观点。一派认为汉语中也有时态范畴,表现为零形式。另一派则认为汉语中根本不存在也不需要时态范畴,汉语借助其他手段来表达句子包含的时间概念。Lin (2003、2006、2010)明确表示汉语中不存在时态范畴。不少学者对此提出反驳(Sybesma 2007; Tsai 2008; T.-H. Lin 2015; Law and Ndayiragije 2017)。

Sybesma(2007)通过荷兰语、英语和汉语的比较,认为汉语中存在无语音形式的表示时态的句法节点 T。荷兰语和英语一样,动词有时态屈折变化。例如:

(31)a. Ik woon in Rotterdam. (现在时) b. #Ik woonde in Rotterdam. (过去时)

c. Ik woonde in 1989 in Rotterdam. (过去时)

例(31b)前有符号#,说明该句和英语中的 I lived in Rotterdam 不同。英语中的这个句子即使没有时间状语 in 1989,句子仍然可以单独成句。荷兰语过去时的句子如果没有时间状语,句子无法单独成句。有意思的是,把例(31)翻译成汉语,我们会得到同样的结果。

(32)a. 我住在鹿特丹。(现在时) b. #我住在鹿特丹。(过去时)

c. 我 1989 年住在鹿特丹。(过去时)

理论上,例(32b)是允许有过去时的解读的,如例(33)所示,但例(32b)中没有时间状语“1989 年”,该句无法获得过去时的语义解读。

(33) 我住在鹿特丹的时候,一直没有买房子。

例(31)和例(32)展现出来的汉语和荷兰语的共性能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呢? Sybesma (2007)认为,英语中的过去时形态标记-ed 本身具有语义内容,能为句子带来过去时的语义解读。荷兰语中表示过去时的形态标记本身其实是没有任何语义内容的,无法给句子带来过去时的语义解读,例(31c)中为句子带来过去时解读的是时间状语 in 1989。Sybesma(2007)认为荷兰语中作为动词词尾的过去时形态标记属于呼应标记。例(31b)之所以不合乎语法,是因为动词带了呼应标记,但句子却缺乏与之呼应的成分。从句法的角度看,荷兰语中表示过去时的形态标记占据 T 的位置,在[Spec, TP]的位置上必须出现能与之呼应的表示过去时间的时间词或短语。例(31)和例(32)展现出来的语法共性说明汉语中也具有零形式的时态词 T,它与出现在[Spec, TP]位置的时间状语形成呼应关系。也就是说,如果句子中出现表示过去时间的的时间状语,那我们可以肯定句子的时态词 T 具有与之呼应的“过去时”的语义特征。因此,具有明确时态特征的句子肯定是限定子句。

结合以上 Zhang(2019)对汉语“限定范畴”的理论阐述以及 Sybesma(2007)对汉语“时态范畴”的理论阐述,我们可以解释监控赣语中句末“在”在定语从句中的表现。先看例句:

(34)a. 那幅画挂哒墙高头在。

b. [挂哒墙高头(*在)]的那幅画去哪里去哒?

c. [墙高头]的那幅画去哪里去哒?

(35)a. 那两个苹果搁哒桌子高头在。

b. [搁哒桌子高头(*在)]的那两个苹果已经烂嘍哒。

c. [桌子高头]的那两个苹果已经烂嘍哒。

例(34b)和例(35b)说明句末“在”不能出现在定语从句中,要么去掉句末“在”,要么将定语从句改为由地点词直接充当的定语,如例(34c)和例(35c)所示。有意思的是,如果定语从句中有表示过去或现在的时间词,句子又变得合乎语法了。例如:

(36)a. [刚刚还挂哒墙高头在]的那幅画去哪里去哒?

b. [昨儿下午还搁哒桌子高头在]的那两个苹果已经烂嘍哒。

我们认为“在”之所以能出现在包含时间状语的定语从句中,是因为时间状语能将定语从句由非限定子句变成限定子句。没有时间状语的定语从句属于非限定子句,其时间解读取决于主句,而有时间状语的定语从句已经可以独立锚定时间,属于限定子句。例(36a)中的“刚刚”是以说话时间为参照时间,“挂在墙上”这个状态的时间在说话人的说话时间之前一点。例(36b)中的“昨儿下午”是相对于说话时间而言的,指的是说话时间的前一天下午。这两个定语从句都不需要依靠主句,便可以获得非常明确的时间特征,都属于具有过去时态的限定子句。“在”作为限定范畴标记,出现在限定子句的句末,那就不足为奇了。当定语从句不带时间状语时,定语从句不能带句末“在”,如果主句是现在时,定语从句也是现在时,如例(37b)所示。如果主句是过去时,定语从句也是过去时,如例(37c)所示。这说明不带时间状语的定语从句的时态特征依赖主句,具有上一层子句的特征,属于非限定子句。

(37)a. 那两个苹果搁哒桌子高头在。(现在时)

b. [搁哒桌子高头]的那两个苹果现在已经烂嘍哒。(现在时)

c. [搁哒桌子高头]的那两个苹果昨儿下午已经烂嘍哒。(过去时)

与此不同,带时间状语的定语从句的时态特征取决于时间状语。例(38a)中定语从句的时态由“现在”决定,属于现在时,主句的时态由“昨儿下午”决定,属于过去时,而(38b)中定语从句的时态由“昨儿下午”决定,属于过去时,主句的时态由“现在”决定,属于现在时。我们可以发现例(38)中带有时间状语的定语从句都具有自己独立的时态特征,无需依赖主句。从句中的“现在”“昨儿下午”都以说话人的话语时间为参照点,获得在时间轴上的准确时间点。

(38)a. [现在还搁哒桌子高头在]的那两个苹果昨儿下午就已经烂嘍哒。

b. [昨儿下午还搁哒桌子高头在]的那两个苹果现在已经烂嘍哒。

据 Klein(1994),时态取决于 TT 和 TU 之间的关系:现在时指话语时间包含在话题时间之内,即 $TU \subseteq TT$;过去时指话语时间在话题时间之后,即 $TT < TU$ 。因此,例(38b)可分析为:

(39)a. 定语从句:昨儿下午还搁哒桌子高头在

TT: 昨儿下午 TU: 现在

因为 $TT < TU$,所以定语从句是过去时。

b. 主句:那两个苹果现在已经烂嘍哒

TT: 现在 TU: 现在

因为 $TU = TT$,所以主句是现在时。

从例(39a)的分析可知,该定语从句中的句末“在”表示的不是语气和时态,也不是状态的持续。那句末“在”到底表示的是什么呢?我们认为它没有任何具体的语义内容,它只是用来标记它前面的子句是一个限定子句。句末“在”和持续体标记“哒”的连用,说明句末“在”只能

标记一个“表示状态持续的限定子句”,仅此而已。

另外,我们还发现主句和定语从句可以同时出现句末“在”。例如:

(40)a. [昨儿下午还搁哒桌子高头在]的那两个苹果现在搁哒哪里在?

b. 定语从句:昨儿下午还搁哒桌子高头在

TT:昨儿下午 TU:现在

因为 $TT < TU$, 所以定语从句是过去时。

c. 主句:那两个苹果现在搁哒哪里在?

TT:现在 TU:现在

因为 $TU = TT$, 所以主句是现在时。

从例(40b)的分析可知,主句中的句末“在”表示的不是陈述或者肯定的语气,也不是时态。句末“在”当然也不是用来表示状态的持续,因为“哒”才是用来表示持续的体标记。那主句中的句末“在”到底表示的是什么呢?我们认为它同样没有任何具体的语义内容,它只是用来标记它前面的句子是一个限定子句。当句末“在”出现在根句时,一般而言,句子是不出现时间状语的,如例(41a)所示。

(41)a. 那两个苹果搁哒哪里在?

b. 那两个苹果现在搁哒哪里在?

在这种情况下,句末“在”隐含“此时此刻”的意思,说话者的话语时间就是参照时间。由“在这里”语法化而来的“在”实际上能为句子引入说话者,并且标明说话者的时空属性是“此时此地”,这种说话者属性能为句子带来时间参照,并最终锚定句子的时态特征(顾阳 2007)。严格意义上讲,监利赣语的句末“在”隐含的意思是:在说话者说话的那个时刻,状态在持续。如果加入时间词“现在”(如例 41b),那就预设那两个苹果以前和现在放的地方不一样。

四 结 语

监利赣语中包含句末“在”的句子表达某种状态在某处持续的意义。处所词出现的方式有两种:一种是由介词“在”引导,形成“主语+在+处所词+动词+哒+在”结构,如“画在墙上挂哒在”;另一种是直接出现在动态助词“哒”之后,形成“主语+动词+哒+处所词+在”结构,如“画挂哒墙上在”。当处所词省略时,这两种结构都表现为“主语+动词+哒+在”结构,如“画挂哒在”。本文认为以上两种句型都包含有一个表示“存在于”意义的隐性轻动词,表达的是同一种句型,即“主语+存在义轻动词+地点词+动词+哒+在”句型。该句型中轻动词的语音形式可以表现为介词“在”;也可以表现为零形式。如果是零形式,动词会携带动态助词“哒”通过动词移位的方式占据轻动词的句法位置,形成“主语+V+哒+处所词+在”结构。

在监利赣语中,状态的持续义来自动词后的持续体助词“哒”。句末“在”表达的是和持续体有搭配关系的另外一个语法概念——限定范畴。句末“在”只能出现在限定子句中,说明其句法属性是限定范畴标记,句法功能是通过引入说话者,确定说话时间,为句子带来时间参照。罗自群(1999)在谈论“在”的语法演变时,提到句末“在”处所意义减弱的同时,时间意义不断增强。所谓的“时间意义”本质上就是指句末“在”通过引入说话者,为句子的时态提供参照。

如果句末“在”出现在定语从句中,那么从句中就必须出现时间状语,时间状语的插入使得定语从句在确定时态时,具有了明确的时间参照,不再依靠主句的时态特征。也就是说,时间状语能使定语从句由非限定子句变为限定子句,从而允准了作为限定子句标记的句末“在”的出现。本文所讨论的监利赣语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汉语方言中句末“在”的句法属性,并

加深我们对汉语时态范畴及限定范畴的理解。

黄晓雪(2007)将不同方言中句末“在”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归纳为以下四类:A、表示对事态出现变化的确认;B、表示静态持续;C、表示动作进行;D、表示确信或申明语气。监利赣语的句末“在”[ts^hə³¹]所表达的语法意义属于B类,表示静态持续,与之类似的方言还有湖北宜都方言。李崇兴(1996)讨论了湖北宜都方言句末“在”的用法及其来源,认为“在”的这种用法源于句末“在这里/那里”中“这里/那里”的脱落。监利赣语句末“在”的用法有一点与湖北宜都方言不同,即监利赣语的句末“在”必须与动态助词“哒”连用,这倒与罗昕如(2008)描写的湖南方言中的“动词+动态助词+介宾短语”句型有些类似,不同的是监利赣语动态助词后带的不是介宾短语,而直接是处所词。监利赣语句末“在”及其相关句型表现出来的特殊句法结构可能与监利处于官话方言、湘方言和赣方言的接触地带有关。由于句末“在”在不同方言中有不同的句法表现,呈现的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,我们基于监利赣语材料提出的对句末“在”的分析,无法放之四海皆准。比如我们的分析是否能解释像武汉方言中表示动作进行的句末“在”,那些没有配套的动态助词的句末“在”该如何解释,介词“在、到、倒”和动态助词“哒、着”之间是否存在关联,这些问题目前还无法解答,留待将来进一步研究。

附 注

①当主语是不定指短语时,也可以使用句末“在”。例如:

(i)a. 有一些旧报纸在[柜子里]放哒在。(格式B) b. 有一些旧报纸放哒[柜子里]在。(格式C)

值得注意的是,当主语是不定指短语时,处所词可以出现在句首,但主语前仍然需要使用“有”。例如:

(ii)a. [柜子里]有一些旧报纸放哒在。 b. * [柜子里]放哒一些旧报纸在。

例(iiia)可以看作是在例(iiib)的基础上,把处所短语“柜子里”话题化之后形成的,不定指短语“一些旧报纸”仍作句子的主语。例(iiib)这样的结构则是一种新的句法格式,即“处所词+V+动态助词+不定指宾语+在”,监利赣语没有这样的句法格式。武汉方言中存在“柜子里放倒旧报纸在”这样的说法,汪国胜(1999)认为武汉方言中的“柜子里放倒旧报纸在”也可以说成“旧报纸在柜子里放倒在”。监利赣语可以说“旧报纸在柜子里放哒在”,但不能说“柜子里放哒旧报纸在”。在监利赣语中,不管主语是定指短语还是不定指短语,句末“在”只出现在本文讨论的三种基本的句法格式中。

②匿名评审专家指出有可能监利赣语中动词后的“哒”跟句末的“在”都可以分析为持续体标记,但表达的持续意义不同,一个是动作引起的,另一个是整个事件引起的,可以看成是不同层级的持续体标记。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无法成立。一个句子需要语法体,是因为说话人需要将一个事件以某种方式呈现给听话人。如果说话人选择呈现事件内部,则使用非完成体(imperfective)包括静态的持续体(durative)和动态的进行体(continuous);如果说话人选择呈现整个事件,则使用完成体(perfective)。一个事件只能以一种视角进行呈现,不可能同时带处于不同层级的持续体标记。那有没有可能监利赣语中动词后的“哒”跟句末的“在”构成一个框式的持续体标记“哒……在”?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也无法成立,因为在别的句法环境中,例如监利赣语中“你哪么戴哒眼镜找眼镜?你怎么戴着眼镜找眼镜?”动词后的“哒”是可以单独表达持续体意义的。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为一个句法结构单独设立一个体标记。

参考文献

- 顾 阳 2007 《时态、时制理论与汉语时间参照》,《语言科学》第4期。
黄晓雪 2007 《说句末助词“在”》,《方言》第3期。
江蓝生 1994 《“动词+X+地点词”句型中介词“的”探源》,《古汉语研究》第4期。
李崇兴 1996 《湖北宜都方言助词“在”的用法和来源》,《方言》第1期。

- 林华勇 2011 《廉江粤语的“在”“走”及相关持续体貌形式》,《中国语言学集刊》第2期,北京:中华书局。
- 罗昕如 2008 《湖南方言中的“动词+动态助词+介宾短语”句型》,《方言》第4期。
- 罗自群 1999 《现代汉语方言“VP+(O)+在里/在/哩”格式的比较研究》,《语言研究》第2期。
- 汪国胜 1999 《湖北方言的“在”和“在里”》,《方言》第2期。
- 王 健 2006 《江淮方言三种动态范畴的表现》,《语言科学》第4期。
- 项 菊 2012 《湖北英山方言“在”的用法及相关问题》,《方言》第3期。
- 谢留文 2006 《赣语的分区(稿)》,《方言》第3期。
- 徐 丹 1994 《关于汉语里“动词+X+地点词”的句型》,《中国语文》第3期。
- Comrie, Bernard 1985 *Tense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Klein, Wolfgang 1994 *Time in Language*. London: Routledge.
- Law, Paul (罗振南) and Ndayiragije Juvénal 2017 Syntactic tense from a comparative syntax perspective. *Linguistic Inquiry* 48(4): 679—696.
- Lin, Jo-Wang (林若望) 2003 Temporal reference in Mandarin Chinese. *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* 12(3): 259—311.
- Lin, Jo-Wang (林若望) 2006 Time in a language without tense: The case of Chinese. *Journal of Semantics* 23(1): 1—53.
- Lin, Jo-Wang (林若望) 2010 A tenseless analysis of Mandarin Chinese revisited: A response to Sybesma 2007. *Linguistic Inquiry* 41(2): 305—329.
- Lin, Tzong-Hong Jonah (林宗宏) 2015 Tense in Mandarin Chinese sentences. *Syntax* 18(3): 320—342.
- Sybesma, Rint (司马翎) 2007 Whether we tense-agree overtly or not. *Linguistic Inquiry* 38(3): 580—587.
- Tsai, Wei-Tien Dylan (蔡维天) 2008 Tense anchoring in Chinese. *Lingua* 118(5): 675—686.
- Zhang, Niina Ning (张宁) 2019 Sentence-final aspect particles as finite markers in Mandarin Chinese. *Linguistics* 57(5): 967—1023.

On Tense and Finiteness: Evidence from the Sentence Final Particle $ts^h\partial^{31}$ in Jianli Gan Dialect

LIU Hongyong

Abstract: The sentence final particle (SFP) $ts^h\partial^{31}$ in Jianli Gan dialect can only occur in clauses expressing stative and durative meaning, which are root clauses or relative clauses with time adverbials, but not non-finite clauses. For a sentence with the SFP $ts^h\partial^{31}$, its main verb must be volitional, and the situational aspect of the sentence must be stative, durative, and atelic. The SFP $ts^h\partial^{31}$ in Jianli Gan dialect cannot be analyzed as a declarative mood marker or an aspect marker. It is a finiteness marker with speaker-oriented properties, whose function is to help anchor the tense of the clause.

Key words: tense, finiteness, Jianli Gan dialect, sentence final particle (SFP)

(刘鸿勇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999078)

(责任编辑 王 毅)